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

(第十九輯)

——1962年南斯拉夫国际問題——

G-6
000104

V.9

内部資料·負責保存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編印

1963年3月1日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第十九輯）

——1962年南斯拉夫国际問題——

目 录

关于中国

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的声明（11月26日）.....	1
南政府給中国政府的备忘录（11月28日）.....	3
南中关系資料（11月）.....	8

关于阿尔巴尼亚

今日的阿尔巴尼亚（小册子、1962年出版）.....	27
----------------------------	----

南苏关系

铁托在为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9月24日）.....	73
铁托在勃列日涅夫为他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9月25日）.....	77
铁托在紅旗汽車厂集会上的讲话（9月25日）.....	79
勃列日涅夫訪南联合公报（10月3日）.....	83
* * *	
铁托在伏尔加喀勒拖拉机厂工人大会上的讲话 （12月10日）.....	89

铁托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講話 (12月13日).....	93
铁托在基輔答南記者問 (12月20日).....	98
铁托在貝爾格萊德車站的講話 (12月23日).....	101

南意两党关系

南共联盟代表科里謝夫斯基在意共十大上的致詞 ¹ (12月6日).....	105
南共联盟代表科里謝夫斯基同南報編輯的談話 (12月19日).....	110

南同西方关系

铁托答英“观察家报”記者累德尔問 (3月23日).....	114
铁托答美“华盛顿邮报”記者皮尔逊問 (8月7日).....	118
* * *	
波波維奇同希腊“城堡报”記者的談話 (1月10日).....	128
波波維奇答西德“法兰克福評論报”記者問 (10月16日).....	132

南同亚非关系

卡德尔訪印尼、印度和伊拉克前答南記者問 (12月5日).....	137
卡德尔在印副總統为他举行的宴会上的講話 (摘要) (12月19日).....	144
卡德尔离开新德里时向报界的談話 (12月22日).....	146

* * *

米·波波維奇在非洲留欧学生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摘要) (8月29日).....	148
---	-----

对 外 政 策

伏克曼諾維奇在南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上的报告 (摘要) (2月16日).....	154
南代表团长弗·波波維奇在第十七届联大的讲话 (9月24日)	160
南代表团长弗·波波維奇在十七届联大財經委员会 上的发言 (摘要) (10月6日)	169
* * *	
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中有关中、阿、 苏、美的部分	174

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的声明

(11月26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1962年11月26日举行的会议上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的针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宣傳运动，并作出決議，以揭露中国国家领导人、政界人士、报纸和电台对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我们的内外政策，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我们的政治领导和我们的国家领导所进行的不间断的、极为粗暴的攻击的性质。

四年多以来一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针对我国和我国各族人民的这场宣傳运动在最近几月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就其目的，就其語調，就其所使用的措辞，以及就其进行的方式而言，是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間的关系中所遵循的通常准则毫无共同之处的。

在最近几个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因素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其它一些国家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纸也突然成为了反南运动的傳声筒。肆无忌惮地利用当今阿尔巴尼亚領袖来对我国进行最粗暴的攻击，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利用邻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来肆无忌惮地誣蔑我国。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一个坚持不懈地奉行和平政策——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和各国人民合作，包括同中国合作的政策，帮助一切为美好

的明天和美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和平和进步力量的政策——的国家的这种政策和活动同和平政策和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是不可能共同之处，也没有共同之处的。同我国为争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作的努力相比，同我们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相比，这种政策的恬不知耻就更其明显了。

在我们自己以及任何其他人士看来，这次运动显然不仅是针对着南斯拉夫的。它实际上是加剧冷战，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挑起和加深不和的政策的一部分，这是违反进步人类的利益的，而进步人类正不断致力于在反对战争危险和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实现行动一致。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委会认为，有必要公开地声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借攻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来攻击共处政策——不结盟国家之间合作以及它们通过谈判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努力政策，换句话说，指责一切积极为争取和平和世界国际合作而斗争的力量时，不能一声不响地袖手旁观。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委会最后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这种政策不是别的，正是旨在破坏和平力量，破坏国际工人运动，培植现有的战争温床并制造新的战争温床，加强世界上热衷于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反动努力的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如果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它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中国负责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和国际劳工运动中的活动受到更尖锐的谴责。

(译自1962年11月28日“战斗报”)

南政府給中国政府的备忘录

(11月28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願最严正地提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报刊和宣傳以及官方人士长期以来进行的頻繁的反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整个内外政策受到恶意的攻击，南斯拉夫政府和国家元首也遭到粗暴侮辱，而在最近几个月内，这场运动更达到了格外严重和令人不安的程度，从而不仅使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更为恶化，而且使和平合作遭到直接破坏，促使世界出現緊張局势。为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指出这种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反南活动的严重后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負有的严重責任。

一、中国报纸和官方人士早在1958年就发动了頻繁的敌对运动，从南斯拉夫方面來說，沒有提供任何借口。与发动这场运动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片面行动，違反了文化合作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方面的义务，中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間在文化、科技和其它方面的富有成效的相互合作，唯一的例外是貿易，然而，貿易的規模同样降到了无足輕重的地步。南斯拉夫方面努力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曾多次指出中国政府違反所承担的义务，可是这些交涉毫无成效。

二、在中国已經进行了四年多的这场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运动范围内，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和总統受到最粗暴

的侮辱。哪些表达方式方法在中国被认为是正常的，可由下面一則例子說明：北京曾出版一本小冊子，題為“铁托現代修正主义集团的眞面目”。这样一些侮辱破坏了国际法和国与国之間关系的最起碼的准則，南斯拉夫代表对此提出的抗議不仅遭到拒絕，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官方人士也对这些行动表示贊同。不仅中国报刊繼續发表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和总统的这类侮辱文章，而且中国国家领导人，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也都参与其間。

三、中国报刊的反南运动特別針對南斯拉夫的和平共处和不結盟的政策进行誣蔑、歪曲和攻击。尤其是在不結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貝尔格莱德會議期間，中国报刊对不結盟和和平共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攻击，系統地誣蔑和攻击南斯拉夫政府有利于和平解决世界悬而未决問題的立場，誣蔑和攻击南斯拉夫政府为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势所作的努力；南斯拉夫政府为爭取实行普遍彻底裁軍所作的努力；誣蔑和攻击南斯拉夫政府支持达成禁止核試驗協議；以及它为爭取和平解决国际問題和在古巴問題、印中边界冲突問題及其它問題上接受談判方法所作的努力。不仅如此，甚至还对南斯拉夫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組織中的席位問題上和台灣島問題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进行誣蔑和攻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直接干涉南斯拉夫同第三国的关系，支持和助长阿尔巴尼亚领导的反南活动及其使巴尔干国家之間的关系緊張化的政策。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联合公报和言論中，在訪問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官方代表的声明中，南斯拉夫經常遭到攻击。例如，中国政府副总理和中国党代表团团长李先念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粗暴地诬蔑和攻击了南斯拉夫。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胡耀邦和访问过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其它领导人也都如此。此外，中国领导人还利用邻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来诬蔑我国。由于故意推动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反南政策，以及设法影响其它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国际合作负有责任。这表明，在巴尔干制造紧张是中国对世界这一地区的政策的主要目的。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报刊和宣传机器都被经常地用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敌对运动。

(1) 中国报刊每天都发表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从今年1月1日到11月10日仅在六家中央报纸上就发表了272篇反南文章。而在今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发表的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就达47篇，这说明了这场运动最近达到了何等规模。

(2) 中国的对外宣传有系统地扩大对南斯拉夫及其政策的诬蔑。“北京周报”在去年和今年一共发表了30篇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攻击南斯拉夫也是新华社和北京电台对外广播的经常任务。

(3) 参加反南运动并为它规定调子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级官方人士，这证实，这场运动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斯拉夫的官方政策。在不同场合下代表官方发言时，发表了反南言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彭真、李先念、陆定一，以及廖承志、刘长胜、刘宁一、伍修权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机构积极参与散发反南的宣傳材料,这成了中国外交机构的一项重要活动。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駐貝尔格莱德大使馆違反它必須尊重的南斯拉夫現有法律,在貝尔格莱德散发象“北京周报”这类誣蔑性的反南小册子,用极为不礼貌和不能容許的措辞誣蔑我国、我国政府以及国家元首。

(6) 北京电台向南斯拉夫听众播送的塞爾維亞——克罗地亚語广播有系統地被用来攻击南斯拉夫。仅从今年9月1日至11月16日就播送了20多条反南消息、評論和文章。为了反南运动的目的而使用这些广播,是濫用新聞自由的原則来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敌对宣傳,以及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

近几年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几度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敌对性反南运动提出抗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負有严重責任,但是这些抗議毫无結果。尽管中国方面不断进行攻击和誹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回击,仅限于偶尔說明事实,以避免采取一切可能进一步恶化相互关系的步驟。而且,南斯拉夫政府寬容了这种敌对活动,曾数次通过自己的代表提出倡議,以使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然而,这些倡議始終遭到中国方面的粗暴拒絕,反南运动不仅沒有放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提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领导人参与下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发动敌对运动的上述事实的同时,再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种有害活动負有严重責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忠于和平国际合作原則,一贯坚持至今实行的与一切国家发展国际关系的实践,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以前拒绝了它的建议，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停止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敌对运动。如果中国政府对此表现出积极态度，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表示愿在任何时候采取共同措施，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译自 1962 年 11 月 29 日“战斗报”)

南中关系资料

(11月)

南斯拉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南斯拉夫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并表示愿意同它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南斯拉夫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五天，1949年10月5日就正式宣布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说：

“南斯拉夫人民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

“我国各族人民知道这一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人民辉煌胜利的结果，标志着真正自由、民主和独立的中国的建立，是对巩固世界和平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表达南斯拉夫人民希望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人民意志，兹通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决定。”

同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外交部长（实际上当时是代理外长——译注）符拉吉米尔·波波维奇就此事通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于当时支持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而无视这一承认。对这一承认，中国政府后来也没有作答复，在中国官方的公开文件中同样从来没有

提到过，相反，只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日期。

南斯拉夫政府在一开始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时，就认为这是应该予以满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权利问题，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南斯拉夫政府在这方面的出发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是中國領土上唯一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加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会造成一种不正常的局势，而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巩固。

1949年11月，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时，南斯拉夫驻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代表阿·貝勃勒博士表明南斯拉夫态度如下：

“中国发生的事件是伟大的。这些事件证明，派遣了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党政府最终地、一去不可复返地失去了中国人民的信任。这些伟大的事件同样证明中国有了新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政府享有中国人民的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代表中国人民，因为它显然已赢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信任，而且正管辖着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土。

“一系列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也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此我们就面临一个程序问题：我们是否还可以就一个已无权在联合国组织代表中国的代表团提交我们会议的议程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认为委员会首先澄清下面的前提问题将会是适宜的，即中国代表团就目前的组成而言是否还有权坐在我们当中讨论有关中国的問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当时南斯拉夫是安

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也持有同样的态度，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作为安理会的正式文件发表。1950年4月12日阿·貝勃勒在敦促解决这个问题时说，“我们认为只存在一个解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承认唯一理应得到这个名称的政府的代表……”

1950年9月20日南斯拉夫代表爱德华·卡德尔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对印度就积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所提出的建议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他说：“显然，把一个实际上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权的集团(ГРУПА)当做中国的代表意味着这样做是非法的，同时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拖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把中国的席位问题同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其它一切悬而未决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整个国际局势紧张化。……自然，南斯拉夫持这种立场是不依南斯拉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方面有什么看法为转移的。南斯拉夫政府首先是从应由在国内真正拥有政权的政府在联合国代表自己的国家的立场出发的，其次是从加强世界和平的具体利益的立场出发。”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南斯拉夫在凡是提到这一问题的历届联大会议上，都表示了相同的态度，而且在联合国外，在正式讲话中和在同友好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表明这种态度。南斯拉夫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1961年9月的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上。这种态度即使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掀起反南运动以后，也没有改变。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视南斯拉夫的这种态度，对南斯拉夫采取一种消极态度，并积极参与某些东欧国家和某些共产党

在 1948 年发起的反对南斯拉夫及其共产党的众所周知的运动。

1955—1958 年的关系

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南斯拉夫所持的消极态度一直保持到 1954 年,当时,在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并表示希望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 1954 年 12 月 14 日致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維奇的电报中提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进行的接触,并說“基于貴我两国具有建立和增进双方友好关系的願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注:此句同总理原电略有出入)

科查·波波維奇于 1955 年 1 月 2 日复电說“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以滿意的心情接到了中国政府的通知”并“相信就象过去南斯拉夫方面所认为的那样,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有助于我們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

根据两国政府的協議,1955 年 1 月 10 日同时在貝尔格莱德和北京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发表了正式声明,并公布了科查·波波維奇和周恩来交往的电报。

1955 年 4 月底,中国首批外交人員抵达貝尔格莱德。一个月以后,南斯拉夫的首批外交代表到达北京。至当时为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被任命为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至当时为止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南盟中央委员符拉吉米尔·波波维奇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驻北京首任大使。

政 治 关 系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政府，基于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后，就开始努力增进相互了解和发展全面的合作，并提出了倡议。当时这种努力也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

1955年1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同“政治报”记者的谈话中说：

“我们感谢南斯拉夫，感谢南斯拉夫在确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方面所持的态度和给予的支持，并感谢它认为中国应该行使对台湾的主权的观点”。

“南斯拉夫推行各国间和平共处，集体安全和普遍裁军的政策有效地影响了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并赢得了我们对它的支持。”

中国政府在1956年11月1日就苏联10月30日宣言发表的声明中特别强调独立平等的关系，并谴责“1948年—1949年情报局讨论南斯拉夫情况所依据的方式”，认为这是错误的。

两国近代历史的类似、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为发展广泛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代表团的互访开始活跃起来，第一批协定开始签订；1957年交换了议会代表团，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由12人组成，在中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率领下于1957年1月17日至31日访问了南斯拉夫。

代表团在为时两周的访问期间，访问了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诺维萨德等城市，访问了联邦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人民委员会，许多企业和组织，以及某些文教卫生机关。代表团就南斯拉夫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种问题同联邦国民议会和联邦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机关的代表进行了会谈。铁托总统接见了代表团。中国议员邀请了联邦国民议会和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各派代表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彭真在谈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民革命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时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中南两国人民在为解放自己的国家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奋斗过程中已经建立起兄弟的友谊……。自从我们两个国家建立邦交以来，两国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在不断地加强和发展。我们代表团这次来访问，是为了进一步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增进我们的友谊，是为了学习你们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就是为了加强我们在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的团结和合作（“和合作”原话没有——译注）。

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莫沙·皮雅杰在欢迎客人时赞扬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长期斗争，说这一斗争“一直为南斯拉夫人民所深切同情，并且成为鼓舞我国战士的源泉和坚定他们对自己斗争胜利的信心力量之一。……除了近年来共同斗争以外，现在我们两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也把我們联结